

蜀鄉楚望

李林杰

(四川大學政治系博士生)

甲辰春補闕

五月東風晚，啼鳴燕子聞。誰家小姐恨，方報此間春。
萬里萍隨去，鄉音不易存。年年人不似，歲歲景難分。

甲辰冬記景

秋來雁去無情事，懷遠嗟臨心境同。遷客失時為一擲，文人滿眼盡三冬。
清宵成夢尋常是，立定微心焉作囚。如有垓下曾拒馬，王旗或可自江東。

西藏晚冬

紅楓吻地多情似，霞落秋風無意吹。誰道梅花未有淚，層層冰蕊是為誰。
花開花滅念為動，若喜若悲心入微。試問窗前如璧月，皎光何曾照雲暉。

黔地冬書

雲暮深深應向晚，鶯聲隔葉似娥殤。青竹欲打為深雨，不俟而來明月光。
望闕遙隔同夢照，迷津欲有近無妨。何須事了拂衣去，花底可眠白鶴鄉。

鏡心

滄海水難為，巫峽雲見山。花叢作回顧，行客馬前鞍。
即障即覺顯，從風斬沁蘭。可憐風雨桎，孰與此心安？

瓊州夜記

風物南國秀，城池草木青。夜霜恍似舊，聽霖卻如新。
逆旅行人去，風吹雨打萍。抬頭一片月，數點回眸星。

望春

月落烏啼起，星河隱作聲。山風成凜冽，春草復還生。
垂釣寒江客，花黃對鏡人。人生如曠野，一夢浮生真。

蜀地初春

斜陽人立黃昏後，尋雁西風影欲遲。空有青山分楚越，無心逝水去參差。
笛聲數度離亭晚，霜重經年灑上枝。滄海星辰皚皚雪，江聲夜夜漲秋池。

桂枝香·客繫巴蜀

客系巴蜀。正燕子來時，亂紅遮目。雲淨澄清似練，煙波來去。當天對月無凝語。天涯路，遠彌荊楚。流水小橋，欄杆十二，憑誰分付？
亦如夢，萋萋江樹。千古憑闌閱盡，興亡朝暮。不訴如斯，多少秋容新沐。西風一夜卷幽夢，至今花落總相續。斑斑雨點，葉似淚染，高樓登與？

虞美人·朗明如舊唐人月

朗明如舊唐人月，曾映眸中雪。圓缺自古豈無言，從來偏照長向是當年。
別後花開春幾度，何必沉沙渚？風霜徒惹客衣痕，當有春江飛雪認前身。

擬雲南大觀樓聯

憑欄眺，五百里兩方塘。極目東南，三十里西山，疊翠層巒，似是環池一帶綠。風景疏離難了，不止心悲。

回首顧，兩千載一條忽。溯源西岸，四十年新城，銀花火樹，幸甚棄墟砌明珠。興亡更迭如斯，難知可慶。

文學觀點：詩心在神魔之間

何為詩心，構成詩歌臧否優劣的最大關鍵。關於詩心的勾勒，既有兩種進路，其一為賈島之「推敲說」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；其詩重意境錘鍊，語言瘦硬奇崛，所謂詩心，也即推敲苛鑿之心，是為苦吟派。其二為陸游之「妙手說」，文章本天成、妙手偶得之，重靈感與天賦之自然流露，順應事物本性，反對刻意造作之心，是為天成派。二派之爭鳴已歷千年。孰與是非？或需另取框架。當嚴格考究詩心之內涵，方能比較詩心之優劣，是為先立前提，才行演繹。

所謂，即賦詩時所秉持之情、意、識，詩者稟賦何情吟之，持乎何意吟之，而又基於何學頌之，是為其三大關鍵。筆者認為，詩心之識者為基礎，非有文字之堆砌、章篇之瀏覽、詞藻之閱歷，不能有大廈之基石，而所謂推敲心，或正應此中境界。非經千錘百煉，不能出文章。蓋因詩家胸中若無丘壑萬千，縱使字斟句酌，亦如鏡中觀花，空得皮相。然非與賈島同者，千錘百煉毋寧為成竹之胸識，而非成文之寫法。或偏於詞句考究、推敲，所得者為工藝品而非藝術品，賈島之詩名遠遜於陸游，或即在此。其二為詩心之意者，此為昇華，即以何種形式流瀉其滿胸之才學。則言至此境，非由天成之自然流露不能稱之，而陸游之妙手心或合此境。金庸所書倚天屠龍有此段演義：張無忌觀張三丰行武，真人問：所識者幾成，無忌答：略為八成；再問，回應至五成；再問，復答為四成；終問，無忌言全然忘卻，而真人道，當可成。此場景之比附頗為入理，以所識所學發於無心，當收天心之妙眷。如王摩詰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蘇子瞻「廬山煙雨浙江潮」，皆是在忘我之境中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此等詩作如羚羊掛角，不著痕跡，恰似敦煌壁畫飛天，衣袂飄舉處盡得自然真趣。其三為詩之情者，即詩者懷何請、執何念吟之。對此優劣眾說紛紜，筆者則以為，非有情緒之極大張力，不能得佳句。在張力之震盪中，迸發意識

之神流；絕望與天真之張力、自信與自卑之張力、悲憤與嗔怒之張力；慰藉與失落之張力；等等。藉由張力之對峙，成詞句之深意；而張力之縫隙愈大，詞句之愴然愈深，所謂石破天驚。但深熟此道者，或非神即魔，便有所謂「詩心在神魔之間」。一點淺見、雅俗共賞。